

書評

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の米中関係と 世界秩序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World Order After COVID-19

佐藤由理愛 *Yuria Sato*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M.S.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本書《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の米中関係と世界秩序》中，作者始終以「斑點狀」(まだら)的一詞形容後疫情時代的世界秩序。即是在美中對立日益激化，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後使世界秩序更加不透明。因為在美中對立之際，各國的表態不一致，與此同時他們在經濟、軍事以及科技、網路安全等領域上，各國對美中對立的回應也不同。由此可見，在世界上的「新」秩序的情形具有極其複雜的面相。

以美中貿易戰為首，人工智慧、資訊科技等新科技上延伸到爭奪霸權戰。作者將現今的美中對立與二戰後美蘇之間的冷戰做比較分析。冷戰時期的美蘇對立帶來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嚴峻分歧，而現今美中對立不僅給各國帶來各領域的分歧之外，在其各項分歧中「斑點」性的對立是蘊含多種不同層次，也具有不同的性質。

本書始初以兩位主編作者兼專研美中關係的學者談論疫情前後的美中之

間的互動關係作為開場白，其後每位作者亦都是日本國內研究國際政治學者，從各領域的角度探討後疫情時代美中關係和國際秩序將如何變化以及其戰略方針，並且討論美中之間的競爭因素與疫情如何影響美中以外的國家及其國內政治的演變。

一、美中競爭走向何處？

第一章主要是美中關係的性質變遷及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分析美中競逐。首先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作者認為美國對中國長期時間以 **Engagement** 的方式來與之相處，在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內開始逐漸地，切換以 **Competition** 為主要方式，到了 2016 年美國大選以降，從川普政權對中國更加激烈的態勢就可以觀察到美中關係的性質變遷。有關對於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討論，其中作者以 **Jake Sullivan**（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觀點引用，以美國為例，大國確立霸權的途徑是先確立西太平洋的地區霸權，再擴張自己的生存空間。中國確立霸權的途徑或許是與此不同，就是若中國試圖在西太平洋確立霸權，與美國軍事對立的話將對中國相當不利。因此中國有可能以經濟力與技術力為重點，即是透過在心臟地帶和印度洋地區推動一帶一路及網路強國，延伸到西方國家，擴張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以及活動空間，同時扮演國際組織的中心角色，試圖縮小民主主義的概念及其範圍，此時美國雖然能夠維持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但是有在世界秩序霸權爭奪時打敗仗的可能性。¹

另外，有關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的部分，川普政權之後，美中緊張關係加劇，此時，美國優先主義的副作用反應於印台戰略未充分發揮效力的狀態。作者分析其問題具有的兩個原因。第一、川普政權之後，美國退出 **TPP**、向同盟國要求課徵關稅的單邊貿易等美國優先主義的行為導致美國推行印太戰略時的效力降低，而多邊貿易和經濟體系上欠缺基楚的普遍性與推進性。第

¹ 川島真、森聰，《UP plus 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の米中関係と世界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頁 69-70。

二、由於美國對中國更強硬的態勢，與中國之間有領土、領海問題的東南亞等國家一方面對美國期望與其積極地發展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因為擔憂美中貿易導致經濟方面的負面影響，各國試圖避險以預防過度負面的影響。因此與中國競爭和對抗的印太戰略在國際社會之間的共識程度較低，有可能停留在不明顯的合作程度。²

從此分析可看到美國提倡的自由國際主義的脆弱性，甚至出現其失效性的危機。有些學者認為，國際自由主義與美國霸權是不可分開，若「少了美國」的世界時，也會「少了自由主義」，要是如此，而當前的危機相當於是更深的危機。³ 此時，讓我們多少會產生對自由國際主義的虛構和本質脆弱性之疑惑。若陷入少了美國的世界，那現今是否漸漸踏入 G0 時代？

基於以上對疫情時代之前的分析，作者接著以地緣政治戰略的角度來探討後疫情時代對印太戰略的影響。作者書寫時，預測由於美國國內疫情嚴重的狀態，此時國內經濟不佳的情勢波及減少國防預算。不過今年拜登政府表示採取擴張財政，而且國防預算與去年相比，增加了 1.6% 的 7,530 億美元。⁴ 值得關注的是之後拜登政府如何重新調整與川普時期不同的美國的秩序。

在共同作者們之間的談話內容中也提到後疫情時代的台灣地緣政治的轉折點，就美中之間應對氣候變遷以及疫情方面也許會有合作，但競爭局勢不會消失，此時雙方的地緣政治利益、經濟、技術以及軍事平衡的最大的焦點就是台灣，美中雙方必然會高度重視對於台灣的各種價值存在。

二、後疫情時代下科技霸權的競逐

² 同上註，頁 35。

³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5.

⁴ Ashik Siddique, "Biden's 2022 budget raises military spending past \$750 billion,"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pril 4, 2021, <https://www.nationalpriorities.org/blog/2021/04/09/biden-2022-budget-raises-military-spending-past-750-billion/>.

第二章是後疫情時代的美中競爭之間的關係，包括在資訊科技技術、網路、半導體，甚至太空開發事業等各新科技領域的霸權爭奪。在後疫情時代，書中好幾位作者提到「脫鉤」(Decoupling)的現象漸漸出現，浮現出國際組織多邊合作內在屬性的結構性問題，而疫情因素不是使其國際合作的性質改變的原因。

從 2020 年之後，美國為了對抗中國展開的經濟繁榮網路、5G 乾淨網路等高科技冷戰，再加上疫情蔓延帶來數位化的推展，資訊安全化及其發展創造一個新的對立領域使美中競爭的氛圍更加激烈。

當中國 2015 年提倡「中國製造 2025」時，美國並沒有給予太大的回應，但至今隨著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快速成長，中國提倡數字絲綢之路、網路強國，美國開始質疑中國透過網路攻擊以藉此取得資訊來提升中國的技術能力，因此感受到資訊安全的危機。從 2020 年時美國對華為製品強化制裁，其後，全球開始放眼關注台灣的半導體，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變成在美中科技霸權爭奪戰裡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中國網路攻擊方面，以作者的觀察來看，美國從 2018 年對中國的駭客攻擊執行嚴峻的制裁，並且還發現關於中國竊取美國疫情的疫苗資訊的事實。⁵

另外，令人值得關注的是太空的部分。太空是已超出地球人類生存空間的領域，與疫情似乎無關，但是作者預測後疫情時代在太空裡亦是美中之間的霸權相爭之地並驅爭先。太空科技是可稱為國家硬實力之一。因為太空產業最初是由國家開發的事業，追溯至美蘇冷戰時期的太空爭霸，其中包含軍事方面的開發，如美國的星戰計畫。隨著科技進步，各國參與太空開發事業，亦被民間企業利用其定位系統及衛星等技術。至今，太空與軍事網路系統的關係密切，若沒有太空的軍事網路系統，難以制定戰略，反之以網路及無線電干預等無形方式來攻擊他人的軍事設備，極難找尋其對手。作者認為目前在太空領域裡不存在像類似於海洋法規範一個空間行事規範的準則，處於無

⁵ 川島真、森聰，《UP plus 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の米中関係と世界秩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頁 145。

秩序的狀態，因此後疫情時代若美中在太空空間裡建構互相抑制的關係，而維持其關係之間的平衡是非常的困難，如何避免衝突，建立太空中的規則是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由此可見，國家之間無論在何處都將展開權力的競逐，未來科技是不斷的發展，可預見在地球上展開一系列的網路科技競爭，而後疫情時代該如何建立無秩序空間裡的秩序與規範以及如何管理現代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無形性衝突危機，皆是相當重要課題。此時，在無形性的風險面前，國家之間的合作有無有效性和限制性？

三、美中競爭下各國「斑點狀」的回應

第三章是每個學者從 EU·英國、德國、義大利、波蘭、澳洲、韓國的角度來看後疫情時代疫情和美中競爭為不同國家帶來的變化和困境問題，但是由於分析每個國家的筆者不同，其觀點和各領域的層次分析亦不相同，有些國家的部分只分析了後疫情時代的國內政治觀點，而有些國家則包含了其外交政策變化。

在歐盟內部對美中的立場不同，從歐巴馬時期可看出美國對歐洲地區的外交優先順序降低，在川普時期的美國優先主義下，美國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定、巴黎氣候協定等的態度，美歐之間為此發生齟齬。疫情爆發後，義大利陷入危機時，德國及法國等歐盟中心國家顯露本國國家利益優先的姿態，而此時中國向義大利和塞爾維亞等國家提供大規模醫療物資的援助，因此讓這些國家在當時留下中國「支援者」的印象，同時意識到人類生存安全陷入危機時，根本不存在歐盟的團結，並且顯露出歐盟缺乏組織的機能性。觀察歐洲對美中兩強的態度，雖然英國、德國等排除華為 5G 網路建設，且各國確實多少會在資訊安全方面等議題上對中國產生疑慮，但先前美國優先主義的作為在該區域內造成的反作用力，使受到中國援助的地區出現抵銷中國疑慮的作用。

現今，這些疫情帶來的不安全感的因素已經反映在波蘭國內政治的選舉

結果，其中此章裡，以波蘭的國內政治的為例，分析後疫情時代的國內政治的變遷，波蘭於 2020 年 7 月舉辦選舉，其投票結果是右派的法律正義黨(PiS) 獲得 51.03% 選票，中間派公民聯盟獲得 48.9%，兩者獲得的選票僅差 2.06%。⁶ PiS 獲勝的結果可預見與歐盟國家的關係惡化，對波蘭在歐盟的立場也有不利的可能性，但是作者認為最後 PiS 獲勝的原因是由於疫情嚴峻的情況，加上國內地方財政受到嚴重打擊，此時 PiS 提出的紓困補貼等「保護自己」的政見來吸引民眾，故促成 PiS 的勝利。⁷ 由此可見，後疫情時代，可看出不僅國家「保護自己」的民族主義的政治表態，而國內民眾內也有呈現出如此優先保護自身的思想。

另外，南韓在軍事安全方面依賴美國，經貿方面依賴中國，對雙方依存度皆很高的困境當中，而且有關南北韓之間的爭端問題，美中的角色在其中至關重要，因此南韓屬於對美中依存較高的國家，南韓的外交政策裡需要與美中雙方維持一定程度的關係，才能確保自身生存的空間。後疫情時代美中關係惡化的因素不會立刻使南韓陷入選站邊的困境，南韓具有與雙邊維持關係的避險空間，但是因不能為了一方而犧牲與另一方的關係來明確地選站邊的情勢，使得南韓在外交上可選擇的項目也不多。

澳洲的部分是，雖然 2017 年起澳洲開始與中國發動貿易戰爭，並且排除華為 5G 網路建設，隨後疫情爆發，澳洲政府表示跟著美國政府同步調，與美國對中國的表態保持一致，禁止中國人的入境，使其與中國關係更加惡化。因此目前澳洲採取對抗中國的政策，同時正在試圖排除其政策中的中國因素，並且脫離對中國的經濟依存，但是安全方面仍然需要依賴美國的狀況。

四、代結語

後疫情時代，美中競爭帶來各國對各領域複雜的多層分歧、分裂的結果，浮現出自由國際主義之下的自身國家以及區域整合合作之間的脆弱性以及人

⁶ 同上註，頁 205。

⁷ 同上註，頁 211。

類安全面臨陷入危機時的問題解決管理能力的缺乏性。僅有像澳洲一樣擁有一定程度的國力和權力以及地緣政治上自立的國家才能試圖脫離中國的依存，能自主選擇走向與美國相同的方向。作者在書末論述中國提到「國際秩序」與「世界秩序」之間的概念差異。中國認為由安全保障、西方國家、聯合國組織之三個要素構成的是美國中心的「世界秩序」，而中國明確地提倡支持聯合國與以聯合國組織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卻不願意支持由美國主導的安全保障以及西方國家的價值觀。⁸ 中國挑戰修正原先美國形成的秩序概念。後疫情時代，美中關係之間除了軍事、經貿的競爭之外，疫情促使網路、資訊安全等高科技方面的衝突，雙方秩序的概念和價值觀的差異愈來愈明顯。與此同時，各國的價值觀和注意力也分散各處，然而美中之外的角色只能接受其競爭情勢，採取對自身有利的行動。此刻，人類應思考國際秩序以及世界秩序的結局可能帶來的結果。

本書在最後從不同國家、不同層次、不同作者分析世界秩序的動態，故觀點亦不盡相同，且從論述的角度來看，起初筆者認為此書的分析複雜性高，又具有非統一性的特色，然反覆閱讀後，始能理解作者於本書中欲呈現美中競爭結構下的「斑點性」狀態，給予讀者更多不同面向的觀察。

責任編輯：李欣樺

⁸ 同上註，頁 250。